尤菴集 十五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書

答李季周 辛亥

褫中承書謹悉多少示諭其憂患之端眞與鄙家曾衛也只姑免死喪者是爲大幸耳 聖主在上國勢至此以前則猶以麥秋爲日夜之望矣只緣人死則監司守令責其族黨隣里至於刑訊者此實程明道爲縣之遺法也道理則誠是而亦以此族黨隣里公相掩諱以故無由上聞其實數其所上聞者不能百一也至有一村皆空者以此形象觀之則可謂岌岌乎殆哉此時不求拔萃之賢人君子以置輔相之職

而乃以此至庸極陋已試不驗者充之此不待智者
而已凜然寒心矣此若有一毫補益之資則何敢自
愛其身而終不仰副我　聖上之至意哉第觀時勢
則非愚而雖百倍於愚者恐不能扶持矣奈何奈何
前日所示朴泌川墓文久未仰答心常悚仄也盖於
鄭震伯死時人情拂欝皆咎其時宰臣而姜孝元臨
死大罵之言載在講院日記者爲宰臣子孫所塗抹
云然則似不爲都無一事也然皆非我目覩者須詳
考其時質館文書等如得虛無實狀則此何有執滯
之見哉少時畧見金尚書仲文祭震伯文並求於本
家及震伯家而見之如何然此等往復須密之勿煩

至佳至佳〇代筆中成大谷一欵欲全删以存爲賢者諱之意且其主祀諸金以吴相妹子之故皆入仕非大谷之蔭又如金成川銄一生自守無進取意故蹭蹬至此又大谷神主埋安已久此條立説似非其實矣僭論至此皇恐皇恐

又

茲者賢甥安涯書因公下來仍見下狀慰瀉不可言且聞昨者有瀝血披肝之舉可見仁人之心矣不勝欽仰也如我者亦非不知君臣之義而揣分甚熟終須我 聖上眷厚之恩甚知罪不可贖而眞靦執事眞淺之爲丈夫也宰臣事幸須究示實狀也凡人之

善没而不宣猶且不可況其惡名一毫妄加則殃必及身甚非小事也

又辛亥五月

久不聞問昨者金郵傳致惠帖甚慰戀恩況斗文事見諭諄切非吾季周誰從而得聞此等議論耶當初愼老果有此意愚劣與聞其議而無一語是非今乃違異於長者無能之後殊非事師之義且閔台實主張是而其見事明而處事審又非他人之比故嘗語李郵以爲此事孰不以爲重難但閔台商量必不至狼狽云云矣至於尊卑易位之說實因李郵之疑而發也李郵之書以爲此事無可疑而惟我先祖府君

必以祔葬先君爲安則今玆改葬無乃違於其志耶愚答以人之葬聖人與聖人之葬人異矣尊卑之説見於程子書者嚴矣此必非先生意也況以宗法言之則先生又是支子又不當祔耶大抵今日遷改之議固非爲此而起然後人之犯程子戒者必以先生爲口實則非小事也設使先生平日有此意思然在後學則當置之死速朽喪速貧之間不可定爲律令置程子訓於笆籬邊也愚見如此未知如何如有未當幸還以見教也理到之説不敢不從也

又 壬子四月

曾因仁王便仰報仁王事及呂令贈議之非未知何

日得徹耶卽日仕履增佑否仁王事京儒處置將如
何鄉里或有埋安之議此則愚意竊以爲不可也成
先生影響聲容絕無可徵者今幸有此而已且聞此
雖其制度略如凡常神主而其所題則只如墓表之
樣非他親盡可埋之比也姑爲安置於可安處俾留
當日之眞蹟而使後人致其景慕之誠恐最爲稱停
之道也未知於令監之意如何朴叅贊旁親來說其
時事甚丁寧盖叅贊以成先生外孫奉祀而不敢顯
然以祭矣叅贊亦無后而因亂並埋二主而因失其
所在今其孽孫在公州者以紙牌祭叅贊而叅贊外
裔則如今趙掌令世煥李以存兄弟云爾

又

時序已霜仕餘起處如何瞻溯不已昨因承宣側聞文圈執事是次第事 宣仁間當此職者可謂盛矣然惟先大監與張谿谷不可及者凡其述作本於經書而論議源於洛建也今日士習不一變輩則浮輕趍趚不可說也願執事以此暇時益用力於先大監本根之地使其言一出於謁如則實世教之幸也儕猥及此惶恐惶恐此令始出山西去凡事了當率諸兒孫復入靜寂爲看書過冬計耳

又 壬子九月

曾拜下答書諭以昏媾之好卽修報謝兼禀先集板

子處置事以付尹侍講行矣卽見尹判書則其行尚滯鄕里而仍有移疾意執事必訝其闕然無報矣末孫年纫本有早昏之戒而乃有前日之禀者自料朝夕不可恃此孫終未能託之於可託之處而死則含恨無窮故耳今蒙許以季愛則尤符所願而仍仰執事不猒淸貧不以財爲禮之盛心也苟執事以此爲揉子而士大夫效之則夷虜之道庶幾其不行乎貳室教育眞爲此孫得師矣雖夕死其將瞑目乎前月二十一日得帶方書報以所託冊子入刊訖工將何置之云愚報以將奉議於執事而更告云矣愚意欲倩南平輸致其縣所刋于帶方似好未知如何幸商

示之纔經舍兄襄葬疾病悲痛不能究宣

又

即自公營傳到九日所惠書及先集六冊珍荷之忱不容盡喻此新添大病幾不可支今幸少差耳惟是追慕亡兄愈往愈甚誠不如下從之爲樂也昏議既符彼此情願只年歲是俟耳帶方刊板當告洪令俾移潭陽而慶蔚兩處淨本亦當自此因嶺營傳送幸因的便下送于此如何尹氏家事謹聞命矣今日士大夫家直奉外家之祀是失朱夫子非族之祀之訓而不然則又邈然不措意間風俗之壞有不可言今執事處置如是恰好豈所關之細者耶不勝欽歎之

至餘不一一

又 壬子五月

朱先生嘗誦杜詩以爲人生萬事眞無所不有豈今日之謂耶惟死生變於前而心有主宰者不震不懼今不必爲執事爲相慰語而聞者莫不深憂永歎幾於出涕者是何也執事從此便作閑人矣可以看書守身以究君子事業矣豈天以是玉成耶先集七册已付於兩弟及湖伯其一册留此矣前來別紙籤還視至如何適有的便僅此

又 壬子十一月

尚在縲絏否得免大病則遠地所望只此而已昨得

大受書見謂季周平生堅守包荒之論矣今如何至此耶愚與疇孫不覺失笑除是同春兄之病至此豈儕流運氣之所關耶餘不敢多及

又 壬子十二月

旣脫無恨怒之心者臣子之恭也固知執事油油然不以爲意矣然榮辱之間去就之義自有所在又知執事無意於因循矣今承示諭果符一得之愚矣天之玉成殊不偶然杜門空山酣飫經史以續先業豈不善哉晧烈切與同春鞠於一家相與長大以至白首今遽先我傷慟之私何可盡言彼時冒寒往訣歸即大病方委枕席未知命物者意復如何爾鵶谷深

僻從玆音阻老懷不覺黯然也歲序將改千萬珍愛

又 癸丑六月

戀德方深忽於北禠承拜手帖慰豁無已第聞有分炙之憂奉慮深矣未知信後如何此罪大倖免久矣今日事亦已晩矣當初水原之爭賤臣實倡之而寧陵則素昧堪輿何敢措一辭但弘濟洞飽聞自古稱以聖人葬地故共特於 榻前敢陳所懷而尹判書不以爲然矣水原之爭非他此是七千兵馬都會之地故自昔以爲不可卜陵觀於白沙文集其意可見也至於 聖考則尤以此地爲可恃一朝蕩析必非 聖考之志而又其地形萬世之後必爲耕犂所

及爲臣子者何忍不爲深長思也程子論山陵而曰人生有終極國家有興廢此誠至論也今日　陵上之有事果出於不用水原之致則賤臣之罪萬死何贖臣聞奉出　梓宮之後看如何將有大議論云只俟斧鉞之至而已尚何言哉始擬　梓宮奉出之時冒赴緦班以伸餘慟矣事至於此計當變改矣如或潛行竊伏道左奉瞻　廞衛而一慟亦或一箇事宜若然則當有山水間靜處奉叙之便矣書末所諭此誠古今之通患惟不沮不輟使此心常在於書冊上則漸有湊泊而自有意味矣朱子所謂徐徐無欲速汲汲無敢惰者實看書之大法也崔生聞已出來可

喜第其京裏所事莫或有難便而見非於人者耶須詳問而從長指揮實君子愛人之德也上游之計昨因兒子得見和叔書則其意似决此友若來則當掃百事以從之矣此友許以賤孫第四者妻之老境得與執事與此友窒邇講討以終餘日實不易得之好事第未知造物者不復戲魔耶聞鄭君平物故不但高文健詞不復可得而其淸疎眞率氣象可惜其永閟矣

又癸丑十一月

姪家奴還恭承復書謹悉多少示諭慰瀉無已前日遣書時此身已病而不爲煩告者爲是閭里天行不

足爲慮也輾轉彌留今已到難醫之地老婦爲甚不知今年是何𡨋會耶親事謹悉曲折鄙意亦不欲太早以犯古人之戒而顧有前書之懇者老婦元來多病朝夕難恃故欲趁家內無不虞之時耳今來示如此固不敢强請然鄙意猶欲先行納幣禮若家內無事則親迎之期隨宜進退如或老婦如今日之危則不時津遣孫兒草率成禮事甚便好未知如何所蒙批旨自是爲臣無狀 聖明之只如此亦是寬容之德也興原之計若得和叔來寓其上下不遠之地則亦將不時移就李令雖有云云之言不過世俗利害之言不必以此爲撓爾若其朝夕戾癸之謀今見示

諭先法極令人灑然也胡康侯擊節於汪信良之言
有以也夫貴孫命名之諭亦可見愛之之無已而凡
百不欲苟如此也鄙意所謂道生不但宅家之所曾
命者亦文文山之子名而不能令終亦所當避也孰
事旣欲旁緣道巢而名之則凡巢之所成莫貴於鳳
而所謂鳳者又與道隱見者若換生以鳳則未知如
何不然則取蘭茁其芽之意改以茁字亦當孰事比
來無故廢退似是天意玉成之也此不可虛負故前
書有讀書之問矣所論持敬之說皆甚精當此一事
程朱論說已無餘蘊而至於朱門諸子拈出畏字以
爲至要至切之明法後學只當依此用功而已尚何

復有所論哉第竊想執事之意則專欲於靜處用功
此則不然所謂敬者固當行於無事存養之時尤不
可不行於有事省察之際也必須動靜如一然後始
可言持敬之功矣然此事靜時易爲湊泊而動時易
爲渙散要使一日之間靜時多而動時少然後漸見
其效矣平日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漫以奉誦先集
刋役此亦已聞之矣第有一事當初淞川銘中子孫
列録處大爲一時持論者所攻以爲必須削去此段
然後可以入刻然竊看高意則以事契之重又不以
其人爲無狀而必欲無削懇於此極其難處欲徐俟
議論之所定故其碑誌一冊當初不爲付送於湖伯

今所刊未得爲全集矣雖未得爲全集然先可印布其已刊者耶愚竊商量而得一說焉凡文集中碑誌世系有非著顯者則其先世子孫只書某字而不名近世如象村谿谷文集可考矣今此一册亦依此例凡其無可稱者及不必稱者一例以某字改之則旣不牾於士論又無歉於世誼未知如何若以爲然則其一册當因的便奉納以俟訂還然後追付湖伯也如以此爲不可則無寧依朱子所論范文正碑姑勿入刻似好幸商量見教也序文俟病間當草納也尊伯氏文字常不忘於心當得便草納令姪不須遠來也幸詔之如何

又 甲寅正月

續承前臘初二日惠書及十九日答書幷別紙奉置枕邊累日諷誦蓋於今世往復簡札不過問死生恤飢寒閑漫說話而已今於執事始蒙以義理講論之緒見教雖不敢當而輒令人眼開而心醒也雖甚不敏敢不冒竭盲聾以爲卒承明誨之資也初二書所論格致存養踐履者是蓋栗老所得於朱門之宗旨也其見於纂述之中者不翅諄複而先師沙溪每誦此三者以授後學雖後學未有能承當者而亦能知聖門之學不外此三者則栗老之賜可謂大矣執事所謂人苟以是爲一生工夫則其所造雖有淺深必

皆有所得者真至論也後書所謝康侯擊節之語見於小學善行篇之末盖因汪信民咬菜根之言而發故前因先訓之諭而及之矣至於用力中庸之意可見察病用藥之意矣然堯以是授舜者不過一言而舜復益之以人心道心精一之數語盖以禹之資質非一言之可諭也至於子思則又爲後之學者紬演成書而首以戒懼謹獨爲最初用力之地盖戒懼者靜而存天理也謹獨者動而遏人欲也其下又有明善誠身許多切要之訓若初未嘗有此工夫而遽欲於日用之間無有過不及之差則愚恐其心地鹵莽益見其過與不及矣真西山於心經撮取其首章及

末章再論謹獨戒懼二段若於此熟讀潛玩以爲入
頭下手處則庶幾漸見次第條理而所謂無過不及
者始可言矣愚之所聞於師者如此故漫以布聞耳
興原始計盖以亡友俞武仲尹吉甫皆以爲嶺西地
僻可爲遺種之所愚幸有十許孫曾而前頭時事有
未可知又與執事及閔台居不遠又聞朴和叔亦有
上游之意故欲相與密邇爲暮年講質之益矣李令
雖有言然亦不欲但已矣只早晩則當看和叔而進
退矣親事謹聞命矣然愚與老婦及兒嫂倘保無事
則當俟來教以秋冬行幣而來正親迎矣若有病故
如去冬之危厲則勢當一向走人奉告而一向津遣

孫兒以爲草草行禮之地矣此雖倉皇不成貌樣猶勝於事故連仍以失其時之爲不幸也未知如何今令豚兒歷造而禀矣先集中某名云云反復思之少輩之論似是太峻此若是某之銘則似不可載此不過因其父而以例著其子而已何至於必去之耶朱夫子嘗作陳公俊卿文字而不沒羅點妻點妻醜行似有甚於某人矣愚意如此故近欲畢遂原本於兩弟處俾並入刋少輩雖有言然此則愚執其咎矣序文當俟疾病有愈於今而爲之矣羅妻是陳丞相女而爲鄭鑑妻鄭亦賢士也鄭死時已知其妻無志操爲書列女傳栢舟等篇以與之朱子舉此請於陳公及其子師中等勸使守節至舉餓死事極小之訓以警之而其妻竟嫁羅點

又 甲寅八月

昨夕一慟於　衛外五情如裂何故至今不死復此隕痛耶賤疾自數日前甚苦十八夜添劇於路上今方呻痛無計運動且自念　先朝待罪之身遽己自同凡人則是已以　先王爲無能而斯背也何忍爲此也言至於此尤增抆血也

又

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此實今日真境也以此病漸日進豈亦一端之罔晦也示諭謹悉矣第念鄭爺與此漢不同鄭爺是被罪蒙宥之人此漢是負罪而未勘之臣豈忍以　先王已有所不知而遽變其待　命

之意耶又念賤疾至此更不得盡哀於成服之日則死有餘恨真所謂不如死之久者每見執事書自不覺泫然有下豈所謂年衰易感耶抑死期將至而然耶

又 甲寅九月

承有阿堵之苦奉慮無已此日日爲瘧所侵此悶如何 誌文之命方治辭疏未知 聖上如何指揮也雖蒙 開釋之諭賤蹤終是不安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胡說云云其中亦有仁人之心矣然若無明道力量則轉入於術數之中此義朱子已言之矣雖自揣力量而有所前却此心終不可忘也

又 甲寅十月

姪兒來傳前月廿九日惠書方用慰釋玆又承白便書益知眷厚之深也近事何足言哉只歸對塵編不無忻然會意處不覺此身之爲魑魅而逃遁於白日之下也惟是累及多少賢俊已不是小事而至於閔友則推至先世云以何顏更對此友耶且念此友兄弟乃心 王室鞠躬殫誠今日所恃者惟此而已今其義亦將謝歸益知誤國之罪都原於賤身也奈何奈何

又 甲寅十一月

不從其令而從其義實先大爺立朝規模也旣往不

諫而惟將來去就不苟則可以解士類之惑矣從此
休說爻上包荒歸看山裏遺經其餘不敢知○包荒
者只是不爲忿疾之義非知其無狀而與之共事之
謂也今日一種人以患得之故而有此不測之謀則
眞聖人所謂無所不至者朱子釋無所不至曰大則
弒父與君小則吮癰舐痔其可與此等人共爲事君
哉

又甲寅十二月

遠想歸臥故山快適之懷當如羈鳥之脫籠獨我何
故尚在羿彀中還恩起之輝令而起羨那前事不但
章甫聞朝紳亦有雌黃者然旣上文字明我心事而

自獲譴罰則內省不疚可作歸樂之亭矣惟年歲有限義理無窮窮年佔畢日夕浸灌則庶可長長地新而如我者彷徨歧路孤負光陰可歎也已晦翁廢退之後與人書曰自近事言之則可謂廢斥自初心言之則可謂爰得我所眞執事今日之所遇也惟願益留意於此事以副士友之望如何彼百千蚊寅鼓發狂鬧何足介於吾心耶

又 甲寅十二月

昨日砥官便有書其蒙登徹否自數日來病情頗進親事益可念也昨書欲有所禀而擾未果焉故今玆追悔焉昔者執事語及洪權事祟意若以鄙意爲不

釋然於彼輩者故特明吾心之不然而已昨見所下
書則欲明吾逢執之誣而謂吾嘗言三司舊例之職
何所不可是執事截去當時上下曲折而單行此句
矣若是則適足以證成逢執之誣而已其爲害事豈
不大哉當初執事見問之時義當無答如程子之於
溫公可也而猶爲云云之說者只欲明吾心事之無
所芥滞而已今反如此則是不守程子正法之過也
幸須諒之鄙病如此故亟草尊先集弁文而只以年
月爲礙盖晦翁於黨禍時所述文字不欲直書年月
以增時輩之怒云矣並須商教也

又 別紙 乙卯二月

前日竊瞷盛意則其欲活我之意懇懇以愚庚子獻
議中　國制云者歸之於長子期者然此大不然其
獻議全篇主意專在於四種之義則其所謂　國制
者乃衆子期而非長子期也愚於去年九月將上一
疏以明其時曲折旣成而被世揵謀知而先呈其疏
故終不得上矣然觀此疏本則可知愚之本心故呈
上耳竊聞貴二哥之論亦如執事似失其實矣士君
子豈可以禍福之來而誣初心以苟求生活哉其時
愚以四種說連貼　國制衆子期之說而爲言則鄭
相太和沈相之源李領事景奭皆不用愚言而其所
獻之議但言　國制則是不分長衆之期矣惟鄭相

維城篤信愚陋故以四種及　國制合而爲一而獻
議則其所謂　國制者是衆子期也　先王批以從
多議施行矣

又乙卯四月

積有懸遡忽見孫兒之來仍拜下狀慰此窮寂如病
得甦也孫兒相離四箇月苦戀之懷如痛在身忽此
滓遣感歎之至不容盡喩日前因定便許鄭琥並領
手札又荷語類之借喜幸又不可言尊伯氏文字删
定以納矣疇事如許平日知舊盖多改頭換面以附
新貴此事勢之當然而孫兒說執事有確乎不可拔
底意思云甚强人意疇翁以一夫之進退爲世道之

輕重眞格言哉聞狗人多購人書札故一二舉筆未嘗不兢兢今於執事敢發此言竊自附於晦翁屋下合說底話之訓耳○南袞同入神武門後爲吏曹判書則不卽行公以避其迹正今日狗昏夜往來以成今日之士禍而自爲緩論欲蓋其迹然他人益見其肺肝矣小人情狀前後一轍可哀也已

又 乙卯閏月

褫中書忻謝無已今世道學衰微儒家緒言罕有掛諸口吻者況望其體於身而求諸心者耶今執事以向衰之年能用力於此其警戒省察之功如此蓋餘人則未嘗用力故此心全不存而不知其不存矣今

執事自覺其如此者豈非用功之密耶每見執事書
不覺敬歎而自悚也別紙謹悉當初不用屈子義者
意謂屈子之死出於怨其君上自與尊伯氏事不倫
或不無反起後人之疑故耳今來示如此當更商量
也其下數條亦然金重叔嘗言得見某翁文稿一冊
論議粹然眞儒者書云今來示恐不虛也

又 別紙 乙卯十二月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盖指大全語類等書而言也此
語本出子貢得見孔子之道而言也其美與富皆屬
孔子於子貢何與焉則今此云云恐非贊揚公之意
仍舊恐無妨也如或猶以爲未安則如來示删去如

何其人大處因事而顯者自是古法而至於朱夫子則尤用此例如向鄭林李雲龕諸公文集序可見矣恐老峰偶未之見耳

又 丙辰二月

即於和叔便承拜前月十九日惠札極慰戀思且喜佳婦之無恙也天理人欲之諭極令人警省此二者未嘗不發見於日用酬酢之間而只緣心志昏昧不知其孰賓孰主孰多孰寡又或有元不知有此兩物時節如此而欲望進步殆有甚於適越而北轅矣茲承來示可見用功之密矣所以知其病者豈非能救其病之藥耶朋友間書札此等說話只於執事見之

恨不得早夜相觀以收桑榆之功也

別紙

或意荀淑陳寔雖有高行而朱子以爲自淑寔時已有全身遠害之論議故至羣彧而附賊云云今若本義實出於此則繼字恐是更加商量如何

朱子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又曰是其然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是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有所以然之理今此段所論皆是是其然而結語有乃其然所以然之别之語此與朱子說不合恐是記録之誤欲改云至於平天

下只是一理而此皆是其然者也然此必有所以然
此乃其然所以然之別也未知如何
程子之道實承堯舜旣以非堯舜發端而繼之以程
子語於道統之傳極有力存之恐好如何如何小學
連前三五授從人授讀之授皆從手盖見受於人之
義也仍舊恐當
此段於學者極有關刪去可惜若以無狀小人四字
爲自欺二字則旣與朱子語不背且與論語本註互
相發明更加商量如何

又 丙辰二月

昨於和叔便修上答書貴便旋至承拜惠書備悉多

少示諭無任欣幸少孫今進門下幸勿以外甥見待痛加策勵俾免禽獸之歸至祝至祝日記乍看十許葉誠不可以示人真世間不可無之策書也終當附跋並還也吾儕今日看書進學是多少大事然忘助之病極當猛省和叔之言正是至論然此非和叔之言乃朱子之說其所謂汲汲乎無敢息也徐徐乎無欲速也者豈非學者不可易之䂓模也惜乎如我者少時非不聞此而行之不力老而無成悔不可追故每爲朋友提說而不嫌瀆也

又 丙辰四月

昨者家弟來言得見鳳毋書則有嘗藥之語云極用

奉慮今於伯祥便承拜手札而無有病語豈鳳毋所傳不大段耶目今榮衛虛實如何書後日子已多而未得的信殊用鬱鬱此固已屢屢而添得痁疾已經三次形骸殗殗扶接甚難從此長辭亦所甘心耳先稿一冊謹依教而並序文奉還須亟付臨洮公俾作完秩如何序文添删無不如教而只知罪一句仍舊蓋全篇歸重在於修史而此一句又修史中一大公案故不敢去耳持敬說甚精且要第未免有揠苗助長之弊幸更加涵養之功如何如此則其多少病痛次第消融矣所欲言者甚多而委枕口呼氣有不續都俟後便爾伯氏墓表亦然也小孫久在宇下想荷

提警而賤疾如許極欲相見已分付懷清兩鄉津遣人馬計於驊初進詣矣孫婦此身若能經夏則欲於凉後自此津致耳

又 丙辰七月

前後書極荷不鄙伏想比日用力於致知居敬之功漸有安身立命之地矣朱夫子有言如人有病當汲汲服藥不必歎贊此藥此語當服膺也此疾病相仍死期日迫而亦以貪躁之病未能全去徒費精神於故紙之上都無省己養心之功非但無益而於保身之道亦甚有害矣然欲已不能已奈何奈何經筵日記其間斷處補足一兩字恐無不可朱夫子於程子

説改下穩字者多若以程子全書及論孟集註相準則可見矣當時未及整釐之意分註於本題下甚當所贈金尚書韻已令孫兒録呈矣聞朴和叔居密邇其能有麗滋之益否

別紙

持敬之説每蒙提警極荷極荷此説最備於大學或問篇首曾見執事於整齊外面之功常不放過矣惟内面浮念除去甚難惟專一讀書不爲外撓所奪於此得力推以及他則可以漸見功效矣然讀書之際浮念之傍生者又不勝其紛然此無術可以醫治覺得紛然便卽輟讀掩卷或瞑目靜坐或改換他書中

所嘗喜悅於心者諷咏一番則頗見退聽矣此平生所守之拙法幸略以此試之如何此無異獻猪肉於喫龍肉之家也一笑一笑前書論敬處有抑而行之之示此可見多少病痛矣敬是何物可以抑而行之耶

老峰別紙甚善甚善第其所謂專用力於必有事云者未知所指云何也孟子則指集義而言程門則指持敬而言此須有着實下功處然後庶不爲空言之歸矣其所謂俛焉孜孜毋求近效者正朱先生毋敢惰毋欲速之意也益信義理之心實無古今之異也文谷所論循序着實似無出口入耳之習甚令人警

省也大抵此數公收却奔走塵埃之身從事於此此
殆天意也天旣迫於氣數生出攻斥朱子之人則亦
豈無消弭其禍之理耶老峰持敬說切願一見幸命
侍者錄示切仰切仰

又 丙辰八月

此者逐月見書或一月再焉眞如朝暮遇者此雖尋
常酬酢猶使人眼豁而心開況閒有持心之說論學
之端其有益於昏惰者多矣何幸何幸第聞韓享五
不起之音不勝驚愕此曾是數十年故舊也其奴福
龍亦與相從於患難之中故常並此奴而不能忘也
春間得書極其眷眷而仍有早晚來訪之語矣誰謂

不淑乃至於此也是亦運氣所關奈何奈何所諭工夫之不熟此實學者之通病然欲其純熟而不間斷則須是大賢以上事只以張夫子所謂存意之不忘游心浸熟一日脫然如大夢之得醒者爲用力之節度則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者亦不外是矣今於用力之始遽望其純熟則此與夫子所謂先難後獲者正相反矣朱夫子之極力戒之者常在於是其與湖南書語有詳略而意實通貫也最是未聞因學而致心疾云者尤豈非警省處也歸樂之意前日奉聞者只以執事脫去樊籠無復眷戀酣豢之意故云爾若其前日所爲無歉於心而後樂者則此豈易事先儒論

顏子處有日歎於己者不使萌於再顏子且未免有此況於他人乎凡看文字只觀其大槩而已如欲太詳則反爲成病耳所與令姪詩序所謂理勝氣氣勝理之說亦儘有曲折孟子論養氣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是理先於氣也程朱子以正容貌順辭令爲持心之方則是氣先於理也要之內外交修使顯微無間然後乃可以語此爾所寄玄石三詩儘好但第二詩末句似不免犯得朱子之戒蓋先有主敬之功然後能使體用相管不先主敬而直使體用相管則其後安用主敬爲哉然舍主敬而能使體用相管此必無之理也未知玄石以此爲如何須更與商量而還以

見敎也

又 丁巳元月

季冬卄七書卽者至自蔚衙病懷惺然無異披雲而覩日也久矣學之一字世所罕言況以朱門旨訣尋箇路逕獨於執事見之矣以小學兼補於後而循環乎四子日浸月漬忽不覺其心與理會則操存不期固而自固踐履不期實而自實學之爲道何以易此獨恨待刑遐裔不得進受鉗鎚瞻望几案但切懸懸爾此雖在此地不敢廢佔畢之功矣忽自前臘宿患頓劇起居飮食殆至須人從此溘然則朝聞之願已矣永孤自悼奈何

又 丁巳二月

曾上褫中書茲承前月十四日惠書尚未徹聽未知何故也且蒙深以久處此地爲悶至於呼蒼可見相愛之至情然此則不以久處爲歎而惟以自治疎濶爲憂爾苟有爲己誠實之功則雖在蠻貊何傷且聞日者僧獄之槩則可謂如水益深矣烏頭可白而此身難脫矣幸毋虛費準擬以撓高懷也維持收拾之諭足見用力於實地矣盖於書冊欣然有會心處則意思自好而疾病自祛矣緬想必於此而得力矣恨不能得近几案日叩眞訣耳此起坐之時絕少可見鬼事之日迫拱手以竢而已

又 丁巳四月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竟至棄背遠地聞訃悲悼不自堪牂合情義到此變常之地益覺慘切而前頭禮節有難自伸者悲苦悲苦今敢冒禀幸乞開諭也葬地曾有定計今不可捨隋城而他求矣既葬之後返魂於此地以奉饋奠情禮俱得而所難者返魂於此則家屬從來者非止一二而轉輸調度極有所難緣此而只返於懷鄉則不但情義缺然前頭練祥之日禮有窒礙未知如何而可也如欲兩便則葬後姑返於懷只令兒子留奉饋奠至於練祥時遷移几筵以行禮事未知如何伏望開導俾得奉以周旋也賤疾

益進月初忽然氣塞旋卽回甦而自料氣血决無支延之望死不足恨而只以小孫爲念耳此孫聞訃於何日而能卽奔還否此孫切望教導俾不至狼狽無賴千萬之祝

又 丁巳六月

長山人遠來並蒙垂書忻寫無已時論之急非今斯今了無僥倖之心不爲驚怖耳傳文所以提教者無多自幸不至全謬矣精力之諭此寬慰老人之常語自覺日減一日不日將死特人可謂瞋目於纊邊也傳文攷處録在別紙視至如何叔父遺事留意至此銘感何極今日此中氣象有同梅州曉鍾時節忽忽

不能備悉只冀勉尋聖賢學問功程以幸世道

別紙

今玆傳文於戊子正月𡚒沒其文而微著其實盖以劉摯梁燾范祖禹三家𡚒言之三公皆逼於章蔡之困追皆不得考終而其家子孫深諱之史氏直書以卒惟𠫭章齋書以死於海上今纔以一家情理及史家筆法則前書所敎不欲直書者恐是義理之當然故今玆下語至於病字而止上六本義亦不明言說破此意幸望入思也

又 丁巳八月

昨纔作書以付第四孫之行矣卽自蔚衙褫到前月

十四日遣書忻審起居之適且聞彼中之多雨此實近來奇祥而執事可免絶穀爲龍門多少松賀保其蒼髯也近事 聖心雖云堅定而其人之舌其銛如刀其巧如簧其計不遂則不止矣區區七尺之軀持以與渠久矣誠不足靳也身心放倒此誠學者之通患然覺其放倒已是用功人事須於此時漸加收拾亦勿拘迫則漸見其效此實先賢已試之言故聊以奉誦耳

又 丁巳九月

曾於季祥行略修一書早晩當徹矣數日前又自懷鄉褫到前月廿四日惠書諭及持敬之説極令人警

省今世此等說話頗爲禁忌而能不難於胥敎其有日新而得力者可知矣第似有欲收近效之意此孟程之所戒而朱子之所逐面提警者也更於此加意焉則居安資深終見其左右逢原矣平日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猥以奉誦也小孫相守日久而只坐老漢滅裂頹墮無以誘掖奬就矣玆承他日强輔之敎極令人愧恧殆於發汗沾衣也

又 丁巳十一月

人來獲承連紙書眞若親奉謦欬不覺嶺海之阻闊也且蒙示諭以爲學之功其覺其不得力者眞所以大得力也世世人無意於此事者則己無可言其有意

者亦未免欲速助長不見朝暮之效則因而意思躝
跚遂至抛棄者多矣今執事每以不能接續爲病此
學者之通患知其如此而因致不厭之功久而至於
純熟則如種樹旣長自然抽枝發葉此豈可責於年
歲之間哉朱夫子嘗引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
語以警學者此實至論也時烈添得痔漏之症痛楚
度日餘喘無幾而復聞其人復入朝論極峻絶島之
議已勘云未及衝海死於道路無疑矣然亦豈章子
厚所爲耶鄭八溪文字旣是先意所在則何可不作
其中有所欲知者先問於文谷然後還以仰稟也文
集序文如示正好矣此等微文碎義只可隨宜點改

也杜詩批解極荷投示於此益見先輩用意誠實能
勤小物之一端也然非氣厚力完識高見明何以及
此誠不勝欽仰也其引重於朱先生亦非常情所及
而於今世邪說侮聖之弊大有距放之助矣所託敢
不唯命孫兒使之進謁鄙行若是耽羅則使之直到
康津海南間與之相訣可也若是珎島等處則使之
待春暖來見似便矣適冗胡說總惟默會

又別紙 戊午四月

栗谷先生最以老成人附於後輩峻激論議爲可厭
今見八溪翁則是特立於當時之人其家法如此而
謂牛溪爲嘯聚之論乃出於其子弟此未可知幸詳

示曲折以破迷惑如何

又 別紙 戊午

八溪鄭老事備悉示諭歐陽子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眞好語也然吾之所謂公者苟不合正理則雖無私心而亦不得爲公也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是豈非吾儕所當勉者耶

又 別紙 戊午七月

歐公所謂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盖以理言之而亦以勵中人以下也然君子之心則只以義理當然而自不能不爲耳後世之知不知亦非其所知也前書所禀吾所謂公者苟不合正理則雖無私心而亦

不得爲公者葢欲執事益勉於格致之功使人之長短事之是非道之升降洞然無疑然後處事立言無不當於理凡所云爲不期於公而自無不公矣非指鄭老文字而言也朱先生嘗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葢本天故動靜語嘿一出於天理之公本心故以運水搬柴爲道而不問其當運與不當運當搬與不當搬而惟心之所出此儒釋之所以分釋氏初亦豈有私心哉非但釋氏程門高弟如楊龜山不知蔡京之姦胡文定不知秦檜之惡此二子其處心行事光明正大而乃有此誤者此窮理之功有所未盡而然故大學爲聖學之大規模而必以格致爲先而朱先生

一生用功盡在此書此其所成就卒至於集羣儒之
大成繼先聖之正統後之學者不可不知也至於以
慕齋爲當時第一義諦則鄙意有所未安者慕齋當
時知道之不可行且知衮貞之躑躅終必爲禍故故
爲逶迤盤礴而卒保其身斯可謂明哲保身矣然以
當時道理言之 中廟之眷遇不爲不深當與靜菴
諸賢同奬 王室强此之衰頹彼之進使吾 君不
入於小人之黨斯爲盡善盡美矣朱先生嘗曰使某
當之則當有甚於范滂陽球之所爲程先生亦曰東
漢士人若使明理皆是大賢也然則未嘗以爲善而
見敗爲非也然則爲後學者亦當以明理爲務要歸

於大公至正之域斯可矣若必以慕齋免禍爲至善而一毫差跌則莫不入於胡廣者幾希矣可不懼哉鄙見如此未知執事以爲如何○以子孫之不善而疑其祖先者此刻劾之論鄭老果是公正之人則豈可以子孫之醜辱牛溪並累於鄭老哉聖人有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其賢乎愚於不億不信每慕執事之盛德而却昧於先覺之道曾喫六仙膏慚悔奈何

又 戊午八月

馳想中獲拜來書甚慰且謝賤疾入秋猶然勢也奈何讀書有二益理明與心存也吾儕名爲讀書而於

此曹然則與不讀何異又歲惡至此惟松葉苧子可以爲命此外則不忘溝壑四字爲究竟法矣今日相勉豈外於此時專一切勿復道可矣

又 己未六月

孫兒爲收骨而來因拜下狀眞若從天降也學問之道無他只講書收心踐履三者而敬者通貫乎三者之中也此實朱門成法而比來酷被陵掩謹守力排豈非學士大夫之責乎每誦晦翁歲寒猶恐雪霜侵之句不勝慨然也比看蒙借語類竊伏見先筆遺蹟一一圈抹標點不少放過有以見前輩用心精深勤密不敢鹵莽如此宜乎議論文章粹然一出於正也

蓋嘗欲移之他帙以爲究竟之地矣今則已矣惜乎頃懇之晩也今日所遭只專至從容以驗得力於册子與否而一點閑思客氣終使不著則殆庶幾矣此外更無可言也孫兒收骨歸葬則自可委進門下矣第其妻兒終不得見此爲難瞑耳

又 己未十二月

神理難諶以執事德善亦遭至情之慟未委衰年悲割何以堪忍此於仲秋布席而哭長女初朞斯女也在家常迫於飢寒既歸又辛苦無比又數年來遠其父而喪其母其父可斬之言常發於其夫黨之咆哮日夕隕痛崩迫無可告訴竟以滅身其在老舐之懷

何忍悲憐每一念之自然腸摧然而歲月漸久又每以悲不幾時自喻以至於此伏惟令愛其視郤女其苦樂奚翅天壤之相懸其壽命不長實係於天其亦奈何李延平云以古人至不堪者自比則頗覺得力何必古人試以此漢而比之則可寬其十八九矣伏望勉抑至情强加餐飯以慰朋友之望力疾草此淚不勝收所託别稿謹受而讀之其省發昏迷者不可勝言惜乎訛舛甚多又有但有題目而無所論說者然若得具眼梳洗挑出其分明完好者繕寫爲一冊子以傳於世則其有補於後學也大矣未知執事其有意乎

又 庚申六月

自聞叙復恩量如己專凡事依古則寡悔師心則易差昔程子自涪還襄守厚接程子辭曰特雖變而其安敢變又謂新蒙大恩當受一月之俸不如此何以報恩以此二者意謂執事之所行必不出於此矣今拜來書且聞二哥言果如所料矣此不獨執事當如此凡君起廢之流皆如此矣以故鄙意謂執御必己西行至今濡滯聞有曲折既往難追而今可速矣如欲速歸不如速行也鄙意已悉於二哥而復此縣舉蓋出於相念之深也切有所懇欲見萬毋之心絶異尋常而前時則末如之何自謂終不得見而死而終

不瞑矣至於今日則初心尤切欲俟稍凉溱取以來
于山中其宿留遲速當唯命耳新歸冗甚偷隙略此

又 庚申七月

去就之難方此相念忽承光膺 寵命奠釐畿輔此
非清要私義想安第責任之重視內尤劇將勞神觀
惟久積之餘薄發無難爲殘氓深喜也只是遂初之
意未已栗谷先生嘗言自三公以至百執事皆有欲
去之心則國家治矣執事此心豈不爲世道所關乎
然但常騰之於口而不能果決則聽者支離不如默
定於內當去卽去之爲愈也社倉之有益於貧民朱
先生嘗力言之而力行之今日遵行可謂善矣但慮

不悅者以爲江都南漢二處歛散猶且難堪云爾則
足動人聽此不可不深慮也未知與廟堂相議否僻
郡之諭最爲穩便力圖則豈必如登天也嶺東竊恐
甚好也謀曹宋特叅議官之別稱是大藩維幕職也
地散事簡又可以贊助機宜故先生每請之矣大抵
聖上勵精羣賢會神而執事又被　恩眷一日在職
不可不盡其心如是然後庶幾不負所學矣此不堪
鄉里蠻觸亟入深處絶不言時事今於執事忽然破
戒切勿以語人也

又　庚申七月

旬日書未保其登徹矣今承答書及十五日所裁者

並悉前後示諭無異親奉談晤何幸何幸久放山林老人脩門此朱先生之所未堪者固知執事無樂乎此耳然　主聖如是眷遇亦不淺展布素蘊以助更化之萬一豈非世臣之道理也抑嘗竊觀先録中有愧愼伯舉一段先輩心公而明故其見之之早如是矣竊想今日休咎之兆已見矣若是則又豈可終日也此事不可只卜於　上心可以卜於輔相亦不可只卜於輔相亦可卜於士論也

別紙

別紙謹悉副本理勝而文暢意懇而辭直若使進言者皆能如此則豈不有關於　聖化密於治效而疎

於格君此元祐之所以敗也然陰爲自全之計而縱
惡以基搢紳之禍此朱夫子之所深斥者於此二者
只觀公私之如何而千里之謬亦可卜於毫釐之間
也主第之示讀未終行不覺汪然出涕也　孝廟朝
嘗以此爲言則　即抗聲俯答以爲予欲有爲而公
言密諭無所不至終無有見助者惟其家私之是務
予亦心偷意懶以爲渠輩只爲子孫計予旣不能爲
國事顧亦不可爲子孫計耶以是知其不可而猶爲
之如有一人有能酬吾志成吾事者雖主第之已成
者何難於撤去哉賤臣起拜曰臣但聞上行而下效
未聞上效下尤者也因反復陳達則　復下敎曰道

理誠如此矣自今須先自我始我家無可言之事而臣下有背公徇私者則當以王法從事未幾分遣廉使時其封書凡諸主顧堂屯田等係干作弊者使之一切廉問以啓則 聖意所在斷可見矣諸廉使未及復 命而 仙馭上賓此豈非我東無窮之痛也今玆 更化之初孰能以此聲欬於 神孫之前乎未死孤臣只有崩隕而已

又 庚申十二月

夕夕瞻仰乾象驚心慘目明發不寐實欲無生此時承此專書備悉示諭執事憂國之誠從前敬服深矣縱不能奉助萬一亦何忍有所逕庭耶此事之當初

略舉於劄中者盖於其日忽逢其人於公會拙者之心赧然以爲彼必以爲彼人者曾是構虚揑無以誣人者而乃敢靦然於朝班云爾據此一事他亦可知則歛蹤而進縮宜矣而又慮　聖上不諒實狀以爲無端逃遯故不得不略綽提說而又恐或起鬧端故只說自愧之意而已不料玉堂諸賢乃有此論議也極令人惶惑亟欲遠走而病不能焉奈何奈何又竊惟念明道先生至誠在天下故欲與元豐大臣共事其惻怛懇切之意千載之下亦可想見矣此漢力量雖不足以感人若乃憂國之誠則自謂不後於餘人矣顧何忍招壞喚爛以負我　聖朝耶昨見彼疏則

其曰以明其時事狀云者直以我爲僞造虛言者其意則健矣然其視逆魁等題目奚翅可口之芻豢耶登九折之坂者履羊腸如坦途今以彼云云只如浮雲者非有度量而然也蓋此機會可惜我若有我心以沮其萬一則天厭之天厭之餘不縷悉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書

與李季周 辛酉五月

前承惠書賤疾常苦且不無所嫌久稽修敬想蒙俯諒也仄聞曾有瀝血之進未知所言如何史官之行亦不敢瀆陳陳言只以 懋聖學誠小民略應 聖旨盖聖學不懋則物欲行而小民無可誠之理人心不悅則天意何由底豫哉然則所進二語雖甚陳腐而莫要於此矣未知 聖意果以爲然否也垂死老物只有憂煎而已

又 壬戌正月

欲歸未得之意每相知而相念也今日快適當如何也只一飯不敢忘　君之心則想益蘊結於中矣此則亦令人滋睫耳每知看書必得其力矣未知近日事復如何少日味不深老後精不逮此人之通患也奈何奈何此死病纏身自知終不得起矣此後逢晤永無其期矣死不託子古人所稱然所憐小孫幸終始指引如何

又 壬戌八月

前後三書極用慰荷中間一書得聞嘉訓使此荒拙有所警發尤爲感幸經書冷淡如未得無味中味則姑舍而他求此先正之所不免唯不遠復爲可貴耳

只是復路之後或作或輟卒於無成不可不戒也若愚者幸生朱子之後兼且氣質庸下不被異説引去此則私幸之大者而唯是行之不力老矣無成每誦武侯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之語未嘗不惕然自罪也先稿雜録盖嘗鐵過十之二三而近日病冗閣在書架矣玆者孫兒還至當依示對勘也孫兒思念如渴恐不得復見而死矣蒙玆津遣感幸不可言其懶習熟習見聞而然矣惶恐而已烟村䟦語蒙示幸甚鄙意録在別紙如有未當訂教幸甚

別紙

愚之當初妄疑者知幾 其神者是聖人事烟村雖賢

恐不足以當此而先訓以爲猶不足以稱烟村者豈於知幾其神之上復有已上地位耶愚見如是故果欲奉質矣今盛作乃以揚雄所謂明哲等意爲知幾而引朱夫子所斥邪心占便宜等語以剖碎之此則世俗所謂知幾也烟村之賢必不肯爲此則先訓所稱之微意果似如此矣大槩先稿中論議十分精當雖於零碎處亦不放過況烟村所遭之時所處之義實關 國朝大關節則其秉筆遣辭之際必有所稱停者矣然來䟦自朱夫子解易以下說話太多反使正義不能躍如更加删約使知幾有邪正之意卓然分明則不能無補於世道矣

又 壬戌十月

人至拜書極慰戀思執事去就尋常思量何異己事曾聞變故戒嚴之日子三急足相報云必已奔慰則前日事都成閑商量矣左揆所謂特達之知其實誠然矣且當時斥言之人又不在朝雖不專爲執事事公議則伸矣且今良事罔極非執事上告下聒塞滲漏以補國用而大紓良力則難以究 聖上至誠愛良之心而救危亡一分半分之勢矣且言者之出外不無不平之論其請還之舉若出於執事則似好矣此外則常以乞退爲請從容以去則前謗亦可弭矣

又 別紙

己亥五月初四日　大漸時三公以下皆會于　闕庭環藥爐蹲坐于地中宮自內急走出來傳　命曰領相吏判急急入來似將有　顧命矣賤臣與鄭相急起趍入則左相以下亦隨以入至于　榻前則上已昇遐而　中宮世子已發哭矣　中宮設屏於御榻西北邊而避入擗踊羣臣遂環繞于　御榻而哭無不擗踊旣而以　世子尚在西廡　中宮所處至近故皆卽哭出臣僚之在　闕內者一皆擧哀其未赴　闕者如慶平以下次第入哭于東西班時有職事者各執其事在班秩高分明記得者完南慶平道其時事實如此寧有　襲後始擧哀之理同春市

南相議曰五禮儀未備者多亦有未安處今番　大
喪須參以古禮如襲大小斂一皆爲位舉哀可矣其
時宗伯卽尹絳參議卽尹鏶也皆從是議日記所謂
襲後舉哀者似是指此而言也　小斂時大臣以下
請入視斂自　內不許時李應著爲都憲伏閤泣請
良久始許大臣以下入視則　斂已訖矣而　下體
左邊短縮於右賤臣問于鄭善興曰何故如是耶善
興曰此是去年　受傷處故如是矣賤臣曰禮小斂
取其正方遂與善興開展　下末衣衾而疊御衣一
襲補其短縮處而斂之以衾則左右齊整矣賤臣曰
禮小斂而不結以絞者冀幸更生欲時見其面故也

然私家則必須畢歛然後始可量度其長短廣狹而
棺可制也今　大喪則梓宮預備無事於量度當依
禮不結絞矣諸公或以爲不然然賤臣之言略行矣
賤臣直出于　梓宮處奉審則濶狹與歛大不稱矣
卽招次知內官而言曰此梓宮似不可容　玉體矣
須以細竹量度而來中使如言而來則其濶跨于梓
宮墻外而有餘矣賤臣卽告于領相曰此將奈何請
與諸大臣更入　奉審然後急急變通似不可已矣
領相大驚卽以此入達　世子許之卽齊入跪而
奉審則果極　壯大或疑其斂衣太厚以手奉按
兩肩則其所襲者甚薄故明知其爲　肩甲矣諸公

遂出伏廡下領相達曰罔極之中尤有罔極之事
梓宮將不可用矣 令曰罔極罔極將若之何領相達
曰雖得廣求大板改造 梓宮而決知其不可得臣
意則連板之外無他策矣 令曰須善思而亟爲之遂
出而齊會于一處李領府事曰如欲他求非鄭善興
則不可善興不待招而至跪于諸公之前曰今日事
外議必以爲小人等不善斂而然矣然有斷斷不然
者 玉體兩肩之間甚濶故常以 萬世之後爲憂
矣賤意如是故及至 襲斂時於肩上不敢厚襲矣
因以右手指自按其左肩曰令若按其 兩肩則可
知衣之厚薄矣李相曰向者 奉審時果如是矣觀

善與之色極以歸咎於　襲斂之不善爲憂爲急急自明之說矣善與因曰小人雖往如許大板必不可得須一邊急急連板似可矣領相遂以連板事付之延城君李時昉則須臾而成矣　小斂之夕　中宮使林姓中使　下教于賤臣曰　玉體有浮氣將奈何賤臣跪對曰此不須慮小臣驗之於士夫之喪浮極則例爲還縮今　大斂之日尚遠未大斂前必須如常翌日暮　中宮又使其中使　下教曰　玉體既浮還平果如昨日所言極以爲幸矣當時首尾如是而善道與鏞輩疾惡賤臣如仇凡事必欲歸罪於賤臣其後誣筆不言可知

再疏請從權制云者全無是事矣

柳後聖事鄙意常以爲申可貴旣死則後聖是首醫必無得免之理矣

尹吉甫墓文此無草本不得謄上然雖有草本先毅云云豈是在於其中者哉嘗見其疏章有略略及此者矣

沈判書諱事　仁祖大王知其實狀故亂後拜爲宗伯其時一番人惟恐其受誣矣及沈仲美大人爲淸陰左袒與炷碩立異之後一番人還攻沈判不遺餘力其回邪之狀可勝言哉

鄭東萊云云愚與鄭素昧平生鄭是姜相之壻而同

春於姜相爲姨弟故與鄭相知而每力言其可用一
番人必錯認同春爲愚也
從姪基厚嘗誤入於鑴其時一番人極稱其賢矣及
此姪覺悟改轍則反爲一番人所惡至入於洪汝河
之疏矣此姪文字此無草本其壻兪相基是胤甫之
子也其文字在其處徵于彼而見之如何
尹元舉權諰云云尤是意外尹曾有贊權之疏而愚
與權交道終始不替豈有以贊權之故而斥乎生所
親之尹哉甲辰疇孫之加冠也邀尹爲賔其後權來
吾家飮酒醉歸吾亦與宋奎濂佩酒槃飮于權之園
林爲所非斥者果如是乎曩者權之長子長孫乘時

詬辱則有不忍言者矣愚於 顯宗初服辭遞吏判
其後則絶無吏曹之 命矣善道詬辱之疏在於
顯宗卽位初卽有引嫌之疏及其下來有絅宇遠世
哲等疏而皆略略引嫌而已別無說話故積也於溫
幸時嘗遇於成歡驛許積曰世哲明是邪謀公不與
相較長者之道固當如是云云矣

又 別紙

會以湖左科事仰煩崇聽則答以云云矣厥後會試
之退定遂在來秋則可以從容論定故復敢罄其未
盡之意伏望垂察焉今日風俗後義先利已成不奪
不厭之勢曩時逆獄亦一驗也去年鎭川鄕校之變

古今所無也湖左科儒未入場而聞者不入入場而聞者不製而出此豈非好義而忘利者耶此在朝廷所當嘉尚之不暇而乃聞他儒乃反笑其愚滯甚則以不須朝命罵之甚矣風俗之陷溺也以湖右言之則入於場始聞而不製而出者多而亦有全不出者此則各以其邑風俗而異也可勝歎哉聞 孝廟朝安邊有校變亦値臨場而退定其科退定缺 聖賢位版猶未及奉安故又退於翌年而乃行當是時 孝廟以明天理正人心爲務故朝政與士習俱美也今日則何如是不善而湖左獨不爲陷溺也伏望以此陳達于 上前或以劄子稟達追設科場以爲向道

尊聖之勸而仍爲後義先利之戒則實爲世道之大益矣若以追設之時他人濫入爲慮則當時都目尙在錄名處何敢有冒入之弊耶某之兄弟子姪若在此數則某也嫌不敢言矣惟執事諒之朝家雖不施行而亦足爲勸懲之一事也

又 壬戌十一月

得見所下孫兒書其跛者求行之意正同賤事然欲使拙者獻策則是欲借視於盲人我若有可獻之策何故自不能用而爲此勞擾耶竊覸 聖心諰然求助於執事不翅懇惻顧何忍拂衣而去也以我羸癃猶且遲徊不忍去者實以憂愛之心根於犬馬之性

而然也況執事忠誠上孚有言則見用正以此時下
救民生上扶 宗社恐是不可已之道也此外更無
所見未知執事以爲如何

又 壬戌十二月

病臥江皐憂虞滿腔忽此書來備悉多少示意旌慰
此心鶼鶼載在 皇明祀典故完南極欲以此代天
鵝以除民弊而吏胥輩防納者以爲無利於己而誘
怵朝議終至沮格可勝痛哉今日 聖上以至仁之
心有意於革弊恤民推類以盡其餘則 國事其庶
幾乎如此則可以略有儲蓄矣然此儲蓄何以則不
入於滲漏也取盡蹄涔潢以尾閭此有國之大患也

左揆不知此漢之無狀爲此云云智者恐不如是也

又壬戌十二月

下狀傾荷子三來歸朝夕相從朝家失此人誠爲可歎而此中欣幸如何可言第觀子三資質甚美如使局束於鸞坡鳳池汩没其身心誠爲可惜今日事豈不爲玉成之資造化之意誠非偶然也別紙謹悉敢以愚見仰報盖欲商量義理也如有未當幸以回教也然切勿示人至可至可

別紙

罷榜一事輾轉至此深切慨然也旣有 先朝受教則大臣之守此不撓者豈爲不可然受 教之後亦

不無罷之之時而今番之科人言極煩請罷之臺論亦不謂恐有訛舛全無所執矣各持所見兩無所害而只大臣攻臺譏太嚴以致激發至於既停而復發夫激者雖曰過中而原其所以致之則似有所歸矣然並其大科而欲罷則竊恐其侵過界分激而又激也今子三入監大科略有些不察之過而及其被論則上意不必欲強使行公而問於大臣大臣所當變通使子三二公得遂其避嫌情願可矣而顧以無策之善而強令行公卒使之狼狽至此可勝歎哉子三諸人既已遭此則大臣似當有引咎分謗之義未知果然否愚之所慮因此而朝論或致携貳也今聞子三

歷見俞臺而引謝云不勝歎服之至而自媿前所慮者妄甚也今來諭所引使事則固可爲今日之證而細思之則有不然者（恐脫）受君命越在他國者也今之爲御史監兵水守令豈不是受君命者而如或被叅則不敢行公例也況方爲臺官者與御史監司之攝臺者有異似亦不可與之比倫矣大抵今日事不罷亦可罷亦可無甚緊關而朝廷無有遠慮徒執一邊濟之以好勝之心以至於此而置 國家目前之急於度外此何等見識耶愚之所慮者頃者 聖上不有臺啓而竟造主第此甚未安故臺臣以不足爲有無引避此正得臺體矣此後 主上若以不有臺論

自行大不可之事而曰汝輩亦嘗如是云爾則將何辭以自解耶　聖上春秋鼎盛不可以此而導之也至於與執事往復之說執事旣自知無是則不須云云此正娶孤女謁舅之說也若其三司云云若干少輩或有爲此言者於座間而吾不能執筆而拒之同受株連不亦可乎大抵迷孫不赴小會此非有高潔之志而然也不過畏臺論而已然當時愚在遠鄉非愚之所知而一番疑怒之言都歸於此漢理勢然矣冬初之渡江也逢着和叔偶及科事愚謂和叔吾兩家子孫皆不從衆罷榜二字不可出於吾輩之口矣和叔笑曰吾則已妄發云未知所謂妄發者何事而

竊觀其意儒冠國家之元氣也當以禮義培養而方
臺啓方張之日使之冒没而入場則不但待臺諫蔑
如而待士之道似亦有薄矣愚則嫌不敢爲一言矣
今乃有來示之云則誠所謂求全之毁也皇恐皇恐

又 癸亥正月

三元已回天時泰亨而捐瘠徧滿時事罔極未委燭
勞之餘寢食支遣否區區瞻溯日以益勤如賤臣者
益蒙畀數而只以休致一欵爲大段關限不得承下
風以裨一分毎念 聖上憂恤之勤只增哽咽而已
前書示諭謹悉氷炭同器必無兩全之理然已甚而
致亂亦非善事孰能於此執兩端而用中也宿衛單

弱之慮不但先集所記任漢事梛孝立柳濯之變皆所目覩濯變之起延陽至卒禁衛渡江爲迎戰計今日之勢視昔尤危故略與洪友爲言矣然如有推移善處之道則除其畨以救目前良事不亦可乎幸勿以瞽見爲礙也　內下椒丹等物亦可見　聖慈之至矣溝壑之良亦豈然死也　聖心如此而在下者各愛其私其亦不仁也哉自見　備忘以來夜不能寐涕不勝抆也惟冀益殫忠懇以補萬一也

又　癸亥正月

得拜廿五日所遺書謹悉縷縷示諭慰不可言休致一事　上意盖欲許之而仍令留在近地此甚便好

而大臣三司合辭防塞賤臣申請不已則　教以欲
待朴某之來而議處云矣只和叔中路遲留賤事決
定無期悶悶無已以三手粮數約定三手此事理之
至當而諸軍門各以私牽掣故任事者用力勞而見
效少以此歸思尤促如見大司馬則欲以示意從容
商量耳子三諸議皆欲改差御史之職而左揆獨於
筵席立異盖其意欲因此拖出可謂勤矣鄙意則渠
雖不欲仍爲出仕此事了當後移疾亦便未知如何

又　癸亥二月

日者便中遠承惠書恭審閑居閱書日有意趣極令
人馳羡也裁省一事本屬任怨不貳以爲賑飢之資

正是裒多益寡之義吏胥雖甚洶洶而貧民則將被
實惠忽遭臺臣橫擊以助吏胥之氣勢極可歎也此
疾病漸苦委身枕席已浹一月凜然有生行死歸之
慮矣　聖志奮發機會正好而朝論橫潰不可收拾
奈何奈何未知執事見看何書沉潛書冊固是窮理
存心之要而省察克治尤不可放過每念晦翁垂訓
自悼行之不力也

又癸亥三月

坐在紛囂中每見執事書輒爲之心醒氣甦也執事
難進之義豈待言諭當今廉耻都廢　國脉頓弊惟
恬退一事或可扶得一箇半箇故諸公皆願執事之

來而愚則不願每以言於諸公也休致後慶間誠知我者從此可以優游自在以送殘日而疾勢如許恐不得安享淸福也禽獸之諭極令人瞿瞿名雖爲人而失其人理則孰非禽獸耶今執事明知如此而亟以相警受賜多矣只此無衛武籧瑗之勇將至於終無聞焉深自悼傷而已愚已入淸凉境界而只於日者急於得請乃以今雖蒙　允何忍以此危急之秋而遠去爲啓矣今　聖上執此爲諭俾不得自由勢將仍復牽聯以待可去之機矣洪宰自是善人而遽作古人傷怛不已也餘早起氣劣不能究宣

又 癸亥五月

想像黄卷心期不勝馳神也此始欲西歸一番登對後留疏退去矣不愼樞機挑觸衆怒不免作此徑歸孤負　聖恩皇媿靡極也因留江岸亦不可期或於神勒龍門欵聽至論則實平生快事也

又　癸亥六月

今日事尚何言哉平生篤信翁訓每誦其所謂臺省統於宰相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常以爲安得見如此之時乎適於左台座上偶然說及體統之說其末流之害至於此極不愼樞機之罪萬死何贖只合杜門山間以自省訟而已此外更何言哉未知執事將何以爲計漁人下莊顧不足

畏耶

又 癸亥六月

褫拜今月七日書甚慰別後慕用之私今日尚何言哉晦翁嘗誦山谷西江波浪何時平之句而曰眞可以泣鬼神豈料今日眞見此境界耶聞和叔退歸而其所執者大臣不用其言及臺諫被　峻旨云未知將如何收殺也畎畒之憂有不能耐者耳語類今欲付還而水潦如此當俟後日的便矣第以還就爲不安爾

又 癸亥七月

頃拜褫中書坐無便信訖稽謝復尋常悵歎卽因孫

兒書褫審動止神相慰慶不可言前書所諭山谷詩
朱子語何其盡出今日事至此之眞也平生空入吟
咏而已不謂今日親踐斯境也正此時節執事叔姪
超然謝脫豈前日事眞所謂虐之而樂之者耶若愚
者已作深山閒漢而姓名日入章疏日夕皇隕實欲
入林之尤深也加以疾病侵尋比患氣瘇餘喘無多
極知到岸之非久也

又 癸亥八月

賤孫來傳下狀殊慰慕用之私信後起處康毖副本
幸竊讀過其憂時憨俗思欲調娛之意溢於辭表可
見仁人救世之心恫瘝乃身若使人人皆如執事之

心則 國事寧至於此第未見痛下頂門上一鍼而徒欲其滚合爲一則勢有不可得而徒益其猛起之勢矣此栗翁之所以敗而朱先生所以咎調停建中之爲誤也此方與士友校過大全劄疑若得了此而進 御則可以杜門忍飢以畢此生耳賤孫不才魁解疇亦高叅老懷殊不樂也朱先生使受之學科文謂欲爲門戶計然今日去彼時遠甚只合耕山以餬口而已

又 癸亥十月

續拜垂札示諭諄複殊感不鄙之盛心也所諭時事愚則絶口不言久矣惟執事不忍 宗國之顚隮乃

忘蹤迹之嫌碍而亟效嫠婦之憂虞此可見仁人之
心矣不勝歎仰之至其地天之說豈不是至公血誠
而先訓云云亦豈非平和坦蕩之道然而此可用於
漢唐以前而以後則難施矣以耳目所及洎身所當
著者言之芝峰類說其所褒貶甚公且正至其亂紊
判猶奉俎於文成公之祀亦於 仁廟初以可合從
祀之說陳於 筵席矣至乙亥東學醜詆之後其所
上疏辭頓異於前又其姪子一人自丙丁以後潔身
江湖杜門不出心常景尚其後聞其族人所傳則亦
以禮論爲將伸於萬世及爲鐫輩所誤則前後若二
人焉去歲李承宣則曾無絲毫恩怨而其疏用意有

不可測者心竊恠之追後聞之則其儕流罵詈以爲附於時議故不得已而爲之以自明其不然夫芝峰子孫大家也名流也宜其秉心無偏而猶且如此況其鄙陋仰人鼻息者乎如此則何由而保合大和耶此朱子所以盛稱明道與元豐同事之說而末乃並與明道而攻之不遺餘力至有章惇喫劍之說此見於語類論咸卦憧憧往來說其意可見矣盖乙雖欲同心而奈丙之不肯何至於今日所謂時論則又有可駭者然豈皆出於本心哉不過一雄唱之百雌和之風馳電激使人立脚不住其中如趙光甫則其先訓忠厚正直而其爲人亦非尋常之比豈不知朝廷之潰裂大爲

國家之禍敗而猶且不免者特為儕輩所誤不得脫出耳夫以光甫而尚如此則其他又何言哉夫今日之事既如是則雖智者更無著手處矣只有斂身田野默默無言庶免於戕身誤國之罪矣至如所諭黃疏則無論其言之如何而聞其舉措甚悖如此而自謂士論者不亦可笑乎只累和叔而已所諭趙疏則又不勝其可惜盖朴疏既播之後人爭擁護世道誠為可歎然 聖朝既明是非有所處分則草野之疏可謂無謂矣然只舉文烈公赴京時所論從祀議及辛卯尊周疏以明其先祖所學所守則不為無補於世道而於闡揚前徽之道亦不為無說矣乃濫及諸

人之得失以爲推波助瀾之舉適足以累人矣渠是自幼教育於吾家者故鄙心尤不能安也且其疏於光甫侵斥尤甚渠必不知舊誼之甚重而然矣(文孝公反正初極稱文烈公學問節義於鏠中且請官其側出而直出六品爲守令是趙生之祖)光甫苟有所失則在渠之道詰其門私請其故則可矣而今乃直攻於章疏則大失道理矣且其疏所言鄙事亦不無失實其以范純仁自全之說責之於時輩云者愚實無是事矣愚有何力量而敢如是哉兒輩雖或云云愚禁之不暇矣(嘗遇俞憲略爲重叔請人分疏其勢成威立之不然則聽之落落俞尚如此況其餘而可以相言乎)然則黃不足言而趙亦未爲得矣輾轉如此寧有寧息之時乎今日勳戚有功無罪

誠如來諭只是時輩不辨義理妄加攻斥而自謂清
論此甚可笑若曰尊用戚里將有流弊不可以示後
世云則當矣且如趙子直實當時宗戚而有慶元易
位之舉此實天地之大變而然其安宗社之功實有
大焉者且爲善類宗主故朱子與之同奬王室期於
終始今日二城之所以炳幾討逆以救 君父之急
者其視慶元何如哉今乃無故攻斥使不容於朝是
何道理時輩享其功而攻其人恐非君子之心也且
夫漢文不用竇廣國先儒以爲非而朱子著之於綱
目況今日 國勢尤可以捨諸時輩不唯使二城不
容因此而亦使和叔不安亦可謂尚亦有利乎且聞

時輩漸與曩時人情義相孚自以爲得計果使曩時人爲君子而與之協恭以安　宗國不亦善乎第未知以爲君子而相抑以爲可以助我之勢而相好乎公私之辨只在毫釐之間而已大抵毋論彼此得失而　國事至此中夜思之心膽墮地孤坐空山無與晤語感執事相與反復縷縷至此幸勿爲外人道也人必以爲病狂也

又 甲子五月

大病幾死餘喘僅延忽拜垂翰謹審近履平迪旣慰且感無以爲喩比來衰病特甚月初感觸外邪屢至氣絶至頻　上聞猥有醫藥之　命惶恐罔措添一

旁症也示諭世道云云何執事漫以此等置在意間耶彼以父兄之故常懷不平之心不覺發出然其所言則切中此漢實病矣盖此漢非無有意於爲己之學而不能誠實用功明不能燭理志不能率氣則流徇私邪以至全出於人欲者甚多况全無涵養本源之功故方寸之中昏昧錯雜本源旣如此則其發於日用云爲者何由而得天理之正乎彼與我相從許久眞知其如此故與其知舊明言善議無一不是眞實見處而至其所謂雙行並用猶是太恕之言其實如此故每自循省不覺汗流浹背中夜起坐以至明發而不寐矣今玆尹公之言雖不出於相規以在我

之心則警策悚惕如針劄身庶幾有一分之益矣如
病人獲服對劑以治膏肓則不問良醫之設心如何
而其感德爲如何哉此言若不出於誠心則天厭之
天厭之矣不料崔愼以一無識之人敢爲妄作至煩
宸聽不覺愕然驚駭令人羞愧欲死也竊伏聞執事
不以愼也爲非未知信然否乎噫元來學之一字是
人之本分事而世衰道微此一字爲世所諱而惟執
事每以此一字爲言尋常敬服以爲此必家庭所聞
如此故敬服之深不止於執事而已今乃何故令人
憮然失圖寢食俱廢耶顔子平生犯而不校是豈内
懊忿怒而外爲遜讓者耶顔子眞學聖人故其誠心

自然如此今執事常以學爲言而一朝當着事端其不得力如此重令人憮然失圖也幸乞反而求之於心地上克己祛私如何如何竊聞老峰亦不以愼也爲恃豈其然乎老峰方將主張世道尤當以鎭定爲心使浮薄輩不得肆其橫議是其責任也豈肯效當街打人規模耶所聞如或有一毫近似則眞所謂靡哲不愚者奈何奈何幸以此因稱久替詢其有是否也此漢則不敢遁其記府之問也所欲言者甚多神昏氣乏口呼亦不接續自憐而已並惟諒察○凡玆所言若不出於肝肺有一毫矯飾以欺執事則天厭之天厭之矣或以鄙意略以陳於稱久俾於晨昏之

際得以從容告達亦一事也每誦先集中論栗翁事沙溪學也其餘黨也一句未嘗不擊節洒然也

又 乙丑七月

前書未及修敬復承前月初四日惠書備悉多少示諭矣此事當初只出於尊奉大賢之誠意而惟老子命薄觸事乖牾今則好事翻成不好事極可浩歎金領事記取紛紜論議以示之在我道理只合不復參涉而既已始之不可不終故復有答書而因錄以呈幸賜商量而更教之如何如何年老氣衰不欲入於是非叢中此實誠心所願而尹鬧未息繼以有此此雖小事亦不如無之矣承歸計漸遲私悶雖深 聖

意難孤易書口讀豈將進講 經筵也 聖上若能於此沉潛而深體之則羲文之道可庶幾焉可謂千載一時矣所欲言者都付黙會

又 丙寅閏四月

再承遠書慰荷何可言尹家舊誼何待言知自世道一變人心不淑或子責其父以附時論者有之先誼其可顧哉馳榮盛 典將賁先德亦士林之光也伊川自謂初起三辭不請封贈晦翁則不然豈草野科目之有異耶自爲大全劄疑只欲私相商量以待具眼者取捨然其書專主於退陶記疑則可幸無罪故金判府試以 上聞則自 上徵其草本於賤臣適

其書不在此中指選史官於權友尚夏家以進矣不料時論峻發並與史官與權友而攻之夫指揮王人誠有罪矣彼二人者有何可治己上自刻之疏未知時輩復以爲如何也鄙意執事雖不免一行只昧然而入默而歸似合時義矣夫中者天下之正道然不時則亦不中矣自餘詳在病孫書中玆不究宣

又 丙寅七月

守令到渠墳菴先選下書及　筵說一通甚矣文谷之說明白醞藉一似范淳甫也台監於是乎無復餘憾而誣史改本事體甚重世道之幸孰大焉孫兒添得毒痢勢甚危惡老甑相染始則刻急今幸不無藥

效從此庶望瘳可耳適因安國便略此

又 丙寅八月

昨聞 恩暇東歸焚黃縟儀今已設行否今番所蒙
恩禮迥出尋常不知將何以稱塞還可憂念焚黃後
還朝似不可已未知成筭安在欲聞之耳比見退溪
答沈青陽書力辭神道之作其意蓋以誌碣則可而
神道則不敢也未知碑碣事體何故頓異豈以文字
多寡大小之不同耶此漢從前追於人家懇囑頗不
得終辭今見退翁事不勝瞿然今茲所欲猥託者非
但許大文字係是 奏御者事體尤重且大似不敢
承當幸入思商量更屬他人如何如何茲因令從孫

歸略此稟白

又 丙寅九月

病伏山裏遯聞大拜　明命所學所蘊斯可以矣贊賀無已而私憂過慮亦切于中也未知去就之决將何居此不比他餘除拜可辭而獲免者未知所謂武人之貞如何而可占也竊惟時勢已到罔極地頭如不可終辭則須鞠躬盡瘁斃以爲期以救萬一以報聖上眷倚之隆此外無他道理也欲知成筭所居亟倩懷縣仰候起居因伸愚慮伏惟諒察

又 丙寅九月

曾因騁谷便上一書已蒙登照否卽日向寒起處若

何辭疏已經幾度耶　聖意懇惻撕捱日久徒積皇
恐之意遠地懸想誠不能已也適値安君行略此○
比看何書進學益智無過於此此雖七年病三年艾
尚愈於終不蓄也荷推與之深敢誦此言皇悚皇悚

又 丙寅十二月

執事忠誠當此時節其汲汲追追如狂如癡不顧人
之非笑者固已知之矣盖此一着苟得行之則其餘
浮費之節去當如破竹而萬一有扶接之望矣然此
實宦官宮妾吏胥市井之所甚惡者士夫之締結此
輩者共出力沮毁固其宜也而稍自謂有識者亦畏
此輩之怨謗只袖手傍觀陰幸其不成此頃年已事

之的然者當時此漢公誦曾論節用愛民之訓力主
裁省之論則此輩之怨謗蝟起不悅者乘此而力攻
之其時 聖上之留賤臣者至矣而終不敢留者恐
不得保其身以誤 聖上之恩故也其後奔問 聖
躬危疾則市井相與罵詈幾乎瓦礫擊之此則家弟
之所親見也當時執事減省至於宦者之數愚聞而
大驚曰某必死矣然且獲全然後益知 聖上之至
聖至德也大槩裁省之難其勢如此故 列聖之朝
裁省之議每屈而不能行矣今 上則不然頃歲斷
然行之而凡所請減者無不 允下此見 仁聖之
度越千古也當今危急之勢無異於南漢之日執事

此議亦云緩且晩矣然而必不能行矣言不行而不
才者無是理也所引祭祀凶年不儉之説此大不然
古之聖制必三年餘一三十年而儲十年之用則凶
年不得爲凶年矣如此則何可儉於祭祀耶今日之
事其與三年餘一之世同耶不同耶賤臣者誠感
聖上下詢之意切欲罄其所懷面懲於前事以爲無
益而有害故不敢也孤　恩負義大矣死罪死罪所
託行狀比苦疾病昨日僅以草本付子久亂以去渠
易紙則必即登徹矣○昔年以日用紙品之好請改
之始以爲主吏輩蒙惠也長與官即來力言以爲下
輩愁怒欲死奈何愚曰何故曰品好則利厚今將失

此利故如是矣愚責之曰君是受 國恩者不念
國事而反爲下輩遊說耶且不念與下人分利之嫌
何也其人不悅而去以此决知栗老所謂我國亡於
胥吏者是切實語也

又 丙寅十二月

此歲又將盡而新矣 聖學日進 命勢可活否咢裀
如何區區懸念無日不勤有時中夜起坐以至明發
矣未教孫兒冒入論思之地此心驚皇又一倍矣奈
何奈何先正狀文病中僅僅草定以授令從孫矣未
知入覽否此進 御文字須十分詳審不可有不實
不誠處也固知執事憂愛之忠斷斷無他懇懇不已

而然聖人所引遲任之言不可不深思苟以有進無退爲義則恐於道理未安也不勝愛慕之切傾倒至此皇恐皇恐○愚自少常以金東溟爲賢也及考先狀自幸所見之不謬也

又 丁卯九月

竊聞三宿之行竟溯江流雖有追予之命浩然之意終不能回旣返初服快適當如何也只恨時人睢盱時不能早決終致　聖上違九經之盛訓是則爲國之忠甚至而量時之意反輕也未知稅後體履珍重亦可以觀書否朱夫子七十後勤勵不息有加於乾淳時節吾儕今日慕用致力不在於是乎此令𨓏

大病訖今無死是亦明時一物恠也然此則只得任運觀變而惟孫兒尚失同退之義是可憂悶

又 丁卯九月

懷便書纔拜幸甚續承十八日追惠書尤慰懷想之心重叔有偏親而遠謫尤爲愍然然時事若止於此則幸矣而何可必也小人陷人必至於極而後已甚可怕也孫兒正以此時尚在榮次晦翁所謂求全者得謗盡言者得禍者只在轉頭之頃矣日夕憂念也如執事可謂天脫羈靮峽中無事可以溫習舊書以收桑榆之功而惟晦翁所歎主勢日孤者爲可傷念耳

又 丁卯十二月

才以書付懷仁便矣女息歸我居生者以痘夭折昨日成服分雖賤微觸悶無間悲苦痛割誠不自克久於人世益知其非樂爾昨於喪次小孫送示初十日垂翰謹悉靜裏起居之安雖在悲撓中慰幸不可言時事不敢知亦不敢言而憂虞之端不翅終南之齊矣晦父雖在閑地而痛迫之言每發於朋友間此與當時所說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者掣肘豈並行而不悖者耶抑前言非墨後言非楊耶此須義精仁熟者知之耳晦孫之疾渠書必能詳達矣此疾將涉五載未有瘳可之意此亦賤命所關奈何奈何

又 戊辰二月

春陰久欝緬惟閑居黙養日有佳趣區區瞻溯靡有已時此中纔葬賤息倍切悲念甚有妨於養病矣知其如此而亦不能已盖無定力而然耳竊念時論紛紛盖緣此漢始歎栗谷之受侮繼憂節義之見排不顧嫌疑而有所云云盖嘗聞朱子以曹表之故見怒於陸門如仇敵而以陸學之害正故不計其嫌而辨斥之不遺餘力今者竊不自遜竊附於此義而不敢黙然此時輩之大以爲罪者也且愚於尹有前扶後斥之異盖尹於孽虜僭號請斬其使虜使遁去而朝廷因此 奏聞使我義聲聞於天下其功大矣且

於亂後羞惡江都事自廢而從事儒賢此共自處甚
好故人有攻斥者必加調護之言矣及見其子史局
書則以江都不死爲十分道理而反斥死義成仁之
士爲無必死之節且以其父自稱死罪者爲非出於
不死而出於辭官始甚驚駭以爲其子之妄言及見
其末後疏辭則果如其子之言矣從此憮然自歎前
日所見之不明也此亦時輩以前扶後斥大以爲罪
者也惟於尹之尊尚驪鑴則自初至今非斥之心勃
勃于中蓋古今天下爲惡者何限而未有攻斥朱子
如鑴者也雖以　中朝異學如王李者其言之不遜
亦未有如鑴者也而尹之尊尚出於至誠反攻攻鑴

者若見鑴祭尹之文則可知矣其曰子謂我妄嬰世禍吾謂子不能樹立數語可見其相與之篤厚矣鑴本有禍心而尹乃以此誘怵是教猱升木也士禍安得而不亟哉愚於此則雖欲恕尹而不可得也大抵尹有二事江都也驪鑴也愚於江都事則前恕後斥於驪鑴事則終始力斥不知其力之不足愚之所執只是如此故李汝九嘗謂如青天白日無纖毫可疑此雖不敢當而亦可謂知愚心之無甚私邪也然而舉世皆罪之斥之若私讐然我必有不善之實而不自知矣幸執事因前後許多曲折而條教之如何病中神昏不能詳悉總惟諒察

又 戊辰四月

遡聞從人戾止溫泉仍成文會於山裏茲事盛美謂必難成第約權致道金仲和相對校書日夕凝佇忽有事在一時分散而歸來書適至知有多少牽掣人世好事例如是喜乖可歎也已時事至此士夫處身之難不須言說而數百年　宗國未知稅駕於何地項與仲和言及幾至隕涕矣然此等說話何敢與人開喙耶惟是私所喜幸疇孫出來作縣若因此永廢則尤是大幸爾未知子三成筭何居陳力就列不能而不止者未見其爲君子也所欲言者不能一一總惟默會

又

承碩來傳下書一倍技血悼死之外亦有哀苦摧心者此雖以詳言惟望執事開諭萬毋使我少紓此心則或可少延復以教育遺稚矣渠清秀之質特異凡類又其性情直亮好惡分明文才俊逸特其餘事耳以故祖孫相謂知己豈謂先我而逝使我抱無涯之痛也執事亦常親愛之矣願賜一篇哀挽以慰其魂且以覆諭其遺兒如何言之至此心神益激

又

返魂峽巢之示竊恐執事未見禮經而然也禮死而無主喪者則東西家或里尹主之妻之黨雖親不主

聖人制禮之意雖不可知而必有義意於其間矣今
何敢舍之而杜撰哉别紙云云謹悉矣病伏深山外
事一不聞而竊聞此身已在百尺竿頭未知有何事
端而大抵讒慝可畏云矣年未至而致仕非但退溪
古之人多有之如文山即其一也今日事只得爲其
所可爲者禍福則付之於命物者是快活門法也○
一自賊鑴亂道誤人禮法蕩然宗法先亡朱夫子所
以辛勤勞苦立言垂訓以詔後世者盡爲笆籬邊物
可勝歎哉區區不肖受教於先師雖不能奉承持守
亦不欲自我揉壞也凡喪父在父爲主故子孫神主
皆以祖父爲主返魂於家喪畢祔于其先廟待其祖

與父皆亡然後別爲小宗此禮之正也若以私昵之意犯此至嚴之防則違聖棄義正所謂夷虜之風令世宗鑴者靡然從之矣

又 戊辰十二月

來書謹悉襄事遇石不成稍上則土性極好而太逼其母墳故遂改於其西數里許而日子太遠留滯近圻有所不便叩棺永訣而歸此間心事其誰知之已矣已矣尚何言哉驪江返魂已有定計盖渠舊居則暫時留住無甚害矣惟萬毋保活爲難此則全恃慈覆之恩有以開諭俾勿徑情耳餘何能盡達㬰痛漸苦極知難久未知瞑目之後冥然漠然都忘此間事

耶

又 己巳二月

自去冬已知有此事矣雖無一言烏得免乎今疏只欲盡吾義而已即自鎭岑發向耽羅欲於中路修書付權致道以傳矣茲拜急足書備悉示諭甚慰甚慰死生命也無一毫介意而惟不忍忘者萬兒耳今承教督之意令人感激竊聞時議執事亦恐不免若是無瘴癘處須率以往不但教書而已須謹其飮食游衍如何且朱子易簀時教門人只是一直字而已須以此語頻數提耳使之粘在額上如何所欲言者甚多臨行忽忽不宣

又 己巳二月

禍故後略有書矣已能登徹否今日事只如晦翁淨安厝不相嗟勞爲義可也孫兒返魂驪江始以爲不如懷鄕之爲正也以今觀之雖已返懷鄕亦將以驪爲歸也保活孀婦與教督萬兒專恃執事兩世而無憂矣吾之收骨自有諸子孫可使其毋子無念也第惟此禍似相株累若非水土甚惡處則萬兒可許隨行也此兒雖童心未除其氣質剛明却有可望也所欲言者盤積於中而驅馳之餘困不能備悉總惟默會○昔年所借語類是先先生手自點訂者極有益於警悟之工幸復借送如何吾雖衰吾子孫必保其

完璧也

又

前後書皆能得徹否一切不聞音徽勢雖使然戀嫪不可言計亦不能安居道巢未知嶺海何居萬兒母子誰能庇覆吾之死生斷置已久而惟此兒母子蘊結於心舍旃不去矣若是水土不惡之處則俾得隨從嚴其課督千萬之望聖人造命君子安命其次委命今日事只有不貳修俟而已竊聞時輩盛稱尹之道德於 榻前光榮極矣吾輩之罪益著矣如使退溪當此時節必無此禍今不近學退溪而遠學孟朱非孟朱之欺余學之者自不善學耳且請斬之章已

發於慶元今之世與慶元遠甚而膠柱不知變此尤
可罪也執事每言慕齋退溪之法可師故偶此漫及
之此亦窮格之一端也餘不宣己巳三月八日瀛洲
纍人不敢名

又 己巳閏月

聞以狂易見處是欲保全之耶嘗爲大尹地故欲相
報也如或終不與於駢首則幸矣自聞驪尹伏誅已
知有今日愚之斷置非一日矣且聞與栗谷先生並
案而謂此無狀實承栗谷之統雖不敢當而幕年光
華何如是洋溢耶固將含笑入地而所不能忘者萬
兒母子也萬兒若念其父之至誠教督不怠於學則

此漢亦可以瞑目矣重溟之外寂無人聲日與孫兒通讀古書靜中觀理與前日有異始知程先生易傳得涪州氣力者眞不我欺也所欲言者遠書不能究悉總希嘿會

書 尤 十五